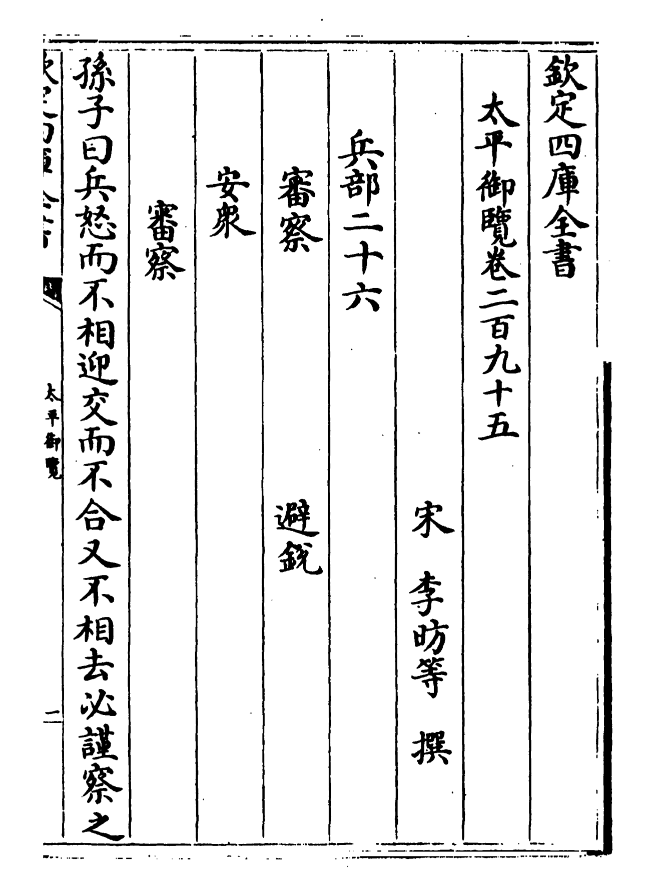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五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二十六

審察　避銳

安衆

審察

孫子曰兵怒而不相迎交而不相去必謹察之

備奇伏也

左傳曰齊師伐魯敗退魯莊公將逐之曹劌曰未可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詐而奔也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旗靡轍亂怖遽也

又曰秦晉戰于河曲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憖切也魚覲切晉大夫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常節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薄迫也晉裨將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

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果夜遁

又曰晉侯伐齊齊侯畏其衆齊師夜遁師曠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烏烏得空故樂也）邢伯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間見故鳴班列也）齊師其遁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又曰晉師伐楚將戰楚子登巢車以觀晉軍（巢車車上為櫓）楚將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於王後（州犂晉伯宗子先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

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平行戶郎切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右車右竟敗楚於鄢陵鄢音偃

魏志曰𤣥德遣將吳蘭屯下辯曹公遣曹洪征之以曹休參軍事𤣥德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

宋書曰東晉末武帝率兵北伐圍南燕慕容超於廣固

末下時後秦姚興遣使告宋武云慕容見與鄰好以窮告急今當遣鐵騎一萬遥據洛陽晉軍若不退者便當長驅而進宋武答興使曰語汝姚興我定燕之後息甲三年當平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穆之聞興使入而宋武發遣已去以興所言并答具語穆之穆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與謀此宜善詳云何率爾便答未能威敵正足怒彼耳若燕未可拔興救奄至不審何以待之宋武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語耳夫兵貴神速

彼若審能遣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此是其見我伐燕内已懐懼自强之辭耳興竟不能出師廣固終拔擒慕容超平齊地

又曰武帝自京口舉義兵討桓玄玄將桓謙屯於東陵卞範屯覆舟山西以拒之宋武疑賊有伏兵謂小將劉鍾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率部下往取之鍾應聲馳進果有伏兵數百一時奔走

又曰雍州刺史袁覬舉兵反泝流入鵲尾與官軍相持

既久官軍主張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覘將劉胡攻之不下遣人傳唱錢溪已平官軍之衆並懼宋將沈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要應有逃亡來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輒動錢溪信尋至果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人覘駭懼急追胡還遂潰走

後魏書曰司馬楚之討蠕蠕蠕蠕潛遣諜者（蠕而宣切）入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能察楚之曰

必是覘賊截之以為驗耳賊將至即使軍人伐栁為城
水灌令凍城立而賊至冰峻城固不可攻逼敗乃走散
世祖聞而嘉之
又曰韓果性强記兼具有權畧所行之處山川形勢輒
能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為間
遁者果登高視之所疑之處往必有獲
通典曰周武帝帥師攻圍高齊晉州齊後主將兵十萬
自來援之時柱國陳王純屯千里逕大將軍永昌公椿

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屯汾水關并受齊王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機而作不得遵常汝今為營勢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不須張幕可伐疑也時齊分軍萬人向千里逕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陣宇文盛馳騎告急憲自以千騎救之齊人覘谷中塵起相率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昺渉汾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廻軍赴之會被勑追還夜返齊人果謂椿張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

軍讖曰夫用兵者必察敵國之情視其倉廩度其餘糧以卜其强弱運糧二百里者無二年之食也運糧三百里者無三年之糧也是謂虚國民窮上下不相親則有離叛心上行暴虐則下刻急相殘賊是為亡國若進惡不退羣賢隱蔽不肖在位國受其害内貪外廉竊公為恩飾躬正顔以獲髙官是謂盜端

避鋭

孫子曰少而逃之高壁壘勿與戰也彼衆我寡師不可敵則軍自逃守匿其形也不若

則能避之若兵避之强弱不敵勢不相若則引軍避之待利而動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小不能當大言小國不量其力敢與大邦為讐雖權時堅城固守然後必見擒獲春秋傳曰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敗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理變者也正正者整齊也堂堂者大也威盛貌正正者孫特相也言前有孫特之兵後有堂堂之陣必有奇伏詐誘之謀審察待之勿輕邀截此理變詐者也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擊其惰歸此理氣者也避其精銳之氣擊其懈惰欲歸此理氣者也故曹劌曰夫兵者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是以尅之也戰國策曰魏武侯問吳起曰暴冦卒至掠吾田野取吾

牛馬則如之何起曰暴寇之來必精且强善守勿應潜伏路傍暮去必率車乗重裝驍騎逐擊勢必莫當遇我伏内如雪逢湯也

後漢書曰袁尚據鄴率兵往擊凡譚於南皮留蘇留審配守曹公圍鄴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為營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城中崩潰

通典曰東晉末武帝伐南燕慕容超領南賊盧循徐道覆乘虛襲建鄴循多疑少決每欲以萬全為慮謂道覆曰大軍未至晉吏部尚書孟昶便親引自裁大勢言之事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定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案兵待之宋武奔還拒守策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廻泊蔡州乃成擒耳於是登石頭城以覩循軍初見引向新亭宋武顧左右失色既而廻泊蔡州道覆猶欲上循使禁之羸老悉乘舟艦向白石宋武

慮其從白石步上乃率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賊遂率數萬屯丹陽郡宋武率諸軍馳歸衆慮賊過江咸謂當逕還拒戰宋武乃先引軍還石頭衆莫之曉是日大熱三軍疲頓既入城解甲息士洗浴飲食久之乃出列陣于南塘命參軍褚叔度朱齡石率驍勇千餘人過淮賊數千皆長刀矛鋋精甲曜日奮躍爭進齡石所領多鮮卑善步矟並結陣以待之賊短兵弗能抗死傷數百人乃退走

安衆

春秋曰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吼聲虛苟切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秦伯使孟明視等三將襲鄭晉師禦之于殽而敗之聲自柩出故曰君命也大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

史記曰燕使騎刼代樂毅攻齊即墨齊將田單拒守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中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單復宣言曰神來下教我又令曰當有神

人為我師者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入約束必稱神衆心乃安竟破燕軍

又曰秦二世初天下亂陳勝吳廣起兵於蘄欲收人心謀曰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在今誠以吾衆為天下倡宜多應者（謂首號令）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皆成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卜者

云事成有功然須假托鬼神乃可興起耳故勝廣曉其意則為魚書狐鳴以威衆也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廼丹書帛曰陳勝王置所罾魚腹中罾音曾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間謂竊令人行也容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謂之叢謂草木之岑蔚者也祠神祠也篝謂結起也呼火故切卒皆夜驚恐朝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因而號令衆遂從之

又曰高帝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帝在洛陽南宮從復道遥見諸將往往相與

坐沙中偶語張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為天子而所封者蕭曹故人及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讐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帝憂曰為之奈何良曰帝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帝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良曰今急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帝乃置酒封齒什方侯已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賞羣臣皆喜曰

雍齒且為侯我屬無患矣

漢書曰李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愽望侯騫將萬騎與廣俱一道行數十里匈奴萬騎圍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敵騎出其右而還曰敵兵易與耳軍士乃安

後漢書曰王郎起光武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恐及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澌音斯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

還即詭曰氷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氷亦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氷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佑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昔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王舟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為軍正

晉書曰李矩守滎陽城劉聰將劉暢討矩矩奉牛酒詐降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産

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兇胡夏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東里子產所居

又曰劉裕討慕容超圍廣固城數月不拔或說裕曰昔石季龍攻曹嶷瞻氣者以為澠水帶城澠音黽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季龍從之而嶷降慕容恪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跡猶在可

塞之裕從其言於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疾者大半時有蒼鵝飛入帳座衆咸驚愕其將胡色曰鵝者我也敵人歸我之徵衆大悅將攻城諸咸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裕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平廣固宋書曰嶺南賊盧循冦建業太祖擊破之走至彭蠡湖乃悉力栅斷左里大軍至左里將戰太祖所執麾竿折幡沉水衆並怪懼太祖笑曰往年霸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栅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

諸軍乘勝奔之循單騎走所殺及投池水死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略遣劉籓孟懷玉輕車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徑還廣州

又禿髮利烏孤載記曰呂纂伐來使傉檀拒之纂士卒精鋭進度三堆三軍擾懼傉檀下馬據胡牀而坐衆心乃安與纂戰敗之斬二千餘級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趙石勒使將麻秋等伐張重華於武威重華將謝艾曰乞假臣兵七千為殿下吞之重

華以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臨武威有梟鳥鳴於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
又曰後燕慕容寶遣將慕容賀鱗率三萬餘人寇新市甲子晦後魏道武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不可出帝曰紂以甲子日亡周武不以甲子日勝乎崇無以對帝遂進軍新市賀鱗退阻泒水依漸洳澤以自固（漸子廉切洳而據切）甲戌帝臨其營戰於義臺

搗大破之

梁書曰庾域為華陽太守後魏軍攻圍南鄭時粮儲寡少人情恟懼恟許供切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虜退以功拜羽林監

又曰楊公則隨武帝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笑曰幾中

吾脚談笑如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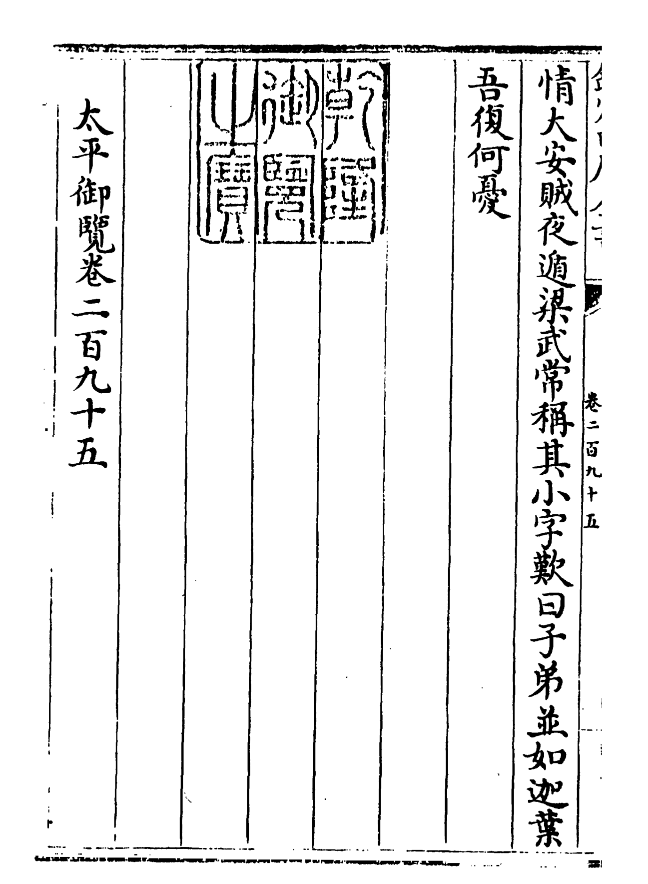
通典曰隋末李密據興洛倉破宇文化及還士卒皆疲倦隋將王充欲乗其獘而擊之恐衆心不一乃假託鬼神云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上遣巫宣言公欲令僕射討李密當有大功否則兵皆疫死充兵多楚人故妖言以惑之衆皆請戰遂破密

唐書曰高祖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行至太平關遇賊數千人時所將兵少左右皆懼高祖謂之曰此爲合之

賊易與耳因率騎十二人出擊之所向皆靡衆情始定

世說曰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水出乗此得及前源

三國典略曰梁蕭藻有操行以父非命而卒布衣菲食非公坐不聽音樂初為益州刺史時有焦僧護作亂掩據郫縏衆有數萬藻年未弱冠將自擊之乃乗平肩輿廵行賊衆流矢雨下從者舉楯以蔽藻命去之因是物



情大安賊夜遁梁武常稱其小字歎曰子弟並如迦葉

吾復何憂

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六至三百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録監生臣李大任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六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二十七

法令

孫子曰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部曲幡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

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者則不可用也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人也令素行則人服令素不行則人不服令素行人服者與衆相得也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理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左傳曰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軍次也魏絳戮其僕僕御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赤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

僕人書僕晉侯御僕也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莫順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守官行法守死不敢有失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也請歸死於司寇致死於司寇使戮也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致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

過聽使死為重過敢以為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

史記曰齊景公時晉伐阿鄄阿今濟陽郡東阿縣鄄音絹今濮陽郡鄄城縣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晏嬰乃薦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齊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弗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者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

穰苴既辭與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不甚急親戚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苴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而賈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止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不安席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後期者云何對曰當斬

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震慄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

又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為隊長皆令持戟令曰汝知爾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武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畢乃設鐵鉞

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武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武曰臣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

矩繩墨無敢出聲者於是武使使報王曰兵已整王可試下觀之惟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無不可也王曰將軍請就舍寡人不願下觀武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齊晋

又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滋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内守周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

已而之細柳軍士吏卒被甲鋭兵刄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士卒謂從車騎曰將軍約束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軍中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天子為動容軾車使人稱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

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何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

後漢書曰祭遵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貫之貫猶赦也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謝承後漢書曰張温以司空加車騎將軍征韓遂丙辰

引温見於崇徳殿温以軍禮長揖不拜

魏志曰曹仁字子孝少時不修行檢及長為將嚴整奉法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

吳志曰吕蒙圖雲長到南郡入城盡得將士家屬蒙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歴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鎧雖公物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廢法垂涕斬之

晉書李特載記曰益州刺史趙廞以李庠為威寇將軍

使征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軍法不用麾幟舉手為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

蕭子顯齊書曰李安民為徐州城局參軍王迴素為安民所親盜絹二疋安民流涕於門斬之厚為殯祭軍府皆震服焉

北史曰後魏孝文車駕南征以宋弁為司徒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靽者斬而徇於是三軍震懼莫敢犯法

又後魏安定王休車駕南伐領大司馬孝文親行諸軍

遇休以三盜人徇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不斬何以息盜詔曰王者之體亦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帝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執法諸軍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

唐書曰闞稜容貌魁岸勇而多力每臨陣手持大刀長一丈一舉輒斃數人前無當者及杜伏威據有江淮之地兵皆出自羣賊類多放縱有相侵奪者稜必殺之雖親故無所捨令行禁止路不拾遺後從伏威入朝拜左

領軍將軍輔公祐之反也稜從軍討之及與陳正通相遇方接戰稜脫兠鍪謂賊衆曰汝不識我邪何敢來戰其衆多稜舊之所部由是各無鬬志或有遥拜者賊師遂潰

又賨軌物入蜀將其甥從軍以為心腹甞夜出呼之不以時至因斬之將吏重足而立見之者莫不股慄

又哥舒翰好讀左氏春秋及漢書疎財重氣士多歸之河西節度王忠嗣以為大計軍副使安思順為大使翰

常怏怏不能下之忠嗣遂使翰别為將討吐蕃于新城以同戴副使為副副使不為翰用頗沮之翰怒甚脱甲撾殺之投尸於坑中軍中股慄

又馬燧討李懐光於河中帥步騎三萬次於絳乃分兵收下縣略稷山拔龍門降其將馮萬興任象王燧以兵圍攻絳州拔其外城其夜僞刺史王兟同與大將達奚小進棄城走降其衆四千人又遣大將李自良谷秀分兵略定聞喜夏縣萬泉虞鄉永樂猗氏六縣降其將辛

犹音誂及兵五千人谷秀以犯令擄士女斬之以徇

又德宗幸奉天詔以李晟為神策行營節度使晟軍令嚴肅所過樵採無犯自河中至蒲津而軍渭北進據東渭橋以逼朱泚時劉德信將神策兵救襄城敗於扈澗聞難率餘軍前次渭南與晟合軍軍無統一晟不能制德信因至晟軍晟乃斬之復以數騎入德信軍中撫勞軍士無敢動者晟既并德信軍軍益振

又李晟收復都城朱泚乃與妻子及姚令言張芝等數

千騎西走涇源餘兵靡散晟乃入據丹鳳門舍軍於外朝晟處於右金吾伏舍下令曰軍中五日不得通家問違者斬之遣京兆尹李齊運告諭於衆百姓安堵秋毫無犯晟大將髙明曜擄賊女妓一人司馬伷音冑取賊馬二匹晟立斬之軍士皆脅息莫敢仰視翌日晟以露布聞上覽之感泣百官皆出涕因上壽稱萬歲曰李晟虔奉聖謨盪滌凶慝然古之樹勲力復都邑者往往有之至於不驚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安堵如初

三代以來未之有也上笑曰天生李晟為社稷萬民不為朕也百官再拜而退

又永貞元年冬劉闢阻兵朝議討伐宰臣杜黄裳以為獨任高崇文可以成功元和元年拜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左神策行營節度使兼統左右神策奉天麟遊諸鎮兵討闢時宿將專征者甚衆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大驚崇文在常武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常武卯時宣命而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缺者軍

至興元軍中有折逆旅之匕箸者斬之以狥從閬中入

遂却劍門之師斛粹潼之圍

又高崇文平劉闢王師入城介士屯於大造軍令嚴肅

珍貨山積市井不移秋毫無犯

又郗士美為招義節度使朝廷討王承宗士美遣兵馬

使王獻領卒一萬為前鋒獻凶惡恃亂逗撓不進遽令

召至數其罪斬之下令曰敢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

既合而賊軍大敗下三營還柏鄉壘以捷聞上大悅曰

固知士美之能辦吾事於時四面七八鎮兵共十餘萬以環鎮冀未有首功多犯法士美兵勇敢畏法聲甚震承宗大懼指期有破亡之勢會詔班師至今兩河間稱之

又李師道攻徐徐將王智興敗賊壁獲美妾智興懼軍士爭之乃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此雖無罪違軍法也即斬之以狥

韓子曰吳起為魏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

攻之乃倚車轅於北門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賜之上田上宅民莫之徙也或有徙之者遂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委之於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之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民則爭徙之乃下令曰明日攻亭有能先登者賜之國大夫賜之上田上宅民爭上於是攻亭一朝平之

尉繚子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殺其半者威立海内殺其十三者力加

諸侯其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鬬不如萬人之尸萬人之死不如百人之賊賞明如日月信行如四時令嚴如斧鉞卒有不死者未嘗聞也

六韜曰武王問將何為威太公曰殺一人萬人懼者宜殺之殺一人三軍不知雖多殺其將不重也

淮南子曰勾踐決一獄不辜投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故戰武士必死

魏武軍令曰兵欲作陣對敵當先整伍乃引兵就長而

陣皆無諠譁明聽鼓音旗旛麾前則前麾後則後麾左則左麾右則右不聞令而擅前後左右者斬伍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不進什長殺之什長不進部下殺之督戰部曲將援刄在後察違令不進者斬之一部受敵餘部有不進救者斬之

武侯兵法曰軍有七禁一曰輕二曰慢三曰盜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亂七曰誤此治軍之禁也若期會不到聞鼓不行乘寬自留迴避務止初近而後遠喚名而不應

單甲不具兵器不備此謂輕軍有此者斬之受命不傳傳之不審以惑吏士金鼓不聞旌旗不覩此謂慢軍有此者斬之食不廩糧軍不部兵予賜不均阿私所親取非其物借貸不還奪人首級以獲功名此謂盜軍有此者斬之變易姓名衣服不鮮金鼓不具兵刃不利器仗不堅矢不着羽弓弩無絃主者吏士法令不從此謂欺軍有此者斬之聞鼓不行鳴金不止按旗不伏舉旗不起指麾不隨避前在後縱發亂行折兵弩之勢却退不

鬭或左或右扶傷舉死因託歸還此謂背軍有此者斬之出軍行將士卒爭先紛紛擾擾軍騎相連咽塞道路後不得前呼喚諠譁無所聽聞失行亂次兵刃中傷長將不理上下縱橫此謂亂軍有此者斬之屯營所止問其鄉里親近相隨共食相保呼召不得越入他位干誤次第不可呵止度營出入不由門户奸邪所起知者不告罪同一等合人飲酒阿私所受大言驚語疑惑吏士此謂誤軍有此者斬之

衛公兵法曰古之善為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次者十殺其一三曰威振於敵國一曰令行於三軍是知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將盡忠一時輕生重節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惰敗事貪財者雖親必罰伏罪輸情質直敦素者雖重必捨遊辭巧飾虛偽狡詐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斯乃勵衆勸功之要術也昔馬謖兵敗孔明對泣而誅鄉人盜笠呂蒙流涕而斬馬逸踐麥曹操割髮而自刑兩椽辭屈黄蓋詰問而

俱戮故知威克其愛雖少必濟如愛勝其威雖多必敗

蓋賞罰不在重在必行不在數在必當

尉繚子曰吳起與秦人戰陳尚未合有一夫不勝勇怒

而前獲首級而返吳起斬之吏曰此壯士也不可斬吳

子曰雖壯士不從令必斬之

又褰旗斬將陷陣摧鋒上賞破敵所得資物僕馬等並

給戰士每收陣之後裨將虞候輩收斂付總管均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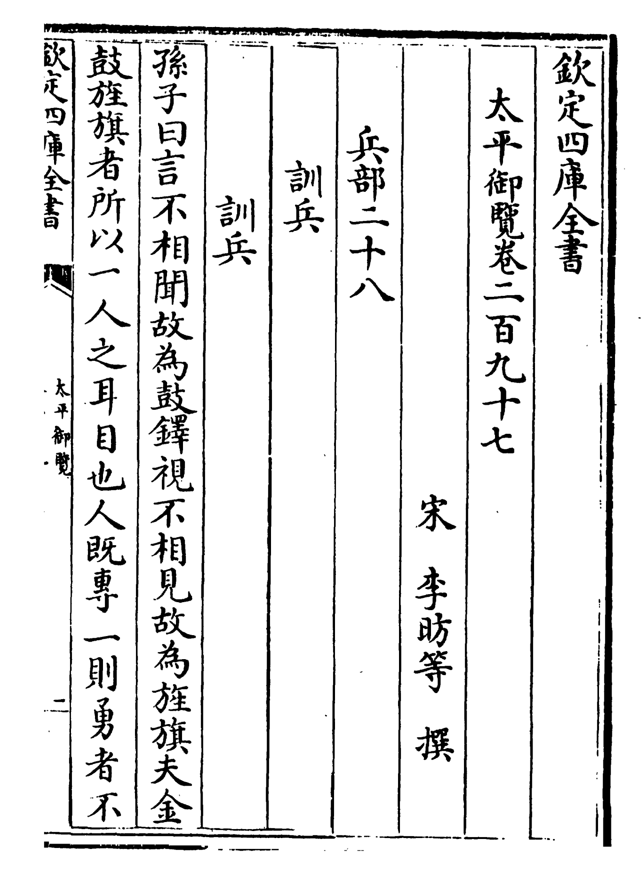
與敵鬭旗頭被傷救得者重賞漏泄軍情斬之背軍逃

走者斬之後期者斬之有故不坐行列不齊旌旗不整金革不鳴斬之與賊私交通斬之言語書疏並同或說道釋祈禱鬼神陰陽卜筮灾祥訛言以動衆心并與其人往還言議斬之無故驚軍叫呼奔走謬言烟塵斬之凡令覘候或更相推托謬說事宜兼復漏泄者斬之吏士所經歷侵掠者斬之奸人妻女及將婦女入營者斬之不戰而降敵沒其家凡有私讐須先言令其避仇若不言因戰陣報復者斬之佈陣旗亂吏士驚惶罪在旗頭斬之陣定

或輒進退或對敵亂行者前後左右所平之行便斬之或有弓弩已注矢而迴顧者或干行失位者後行斬之前行不動行斬于失之行守圍不固一火及主吏並斬之遇敵攻圍危急若前後左右部隊不救至陷者全部隊皆斬之為敵所乘失旗鼓節鉞者全隊斬之陣之旗頭被敵殺爭得屍首免坐不得者一旗並斬之凡戰敵失主將隨從者皆斬之一將遇敵裨將之下等差率不齊力同戰更相救助者任便斬之吏士雖破敵濫行殺

戮發塚焚廬踐稼穡伐樹木者斬之擒獲敵人或有來降者直今見總帥不得輒詢問敵中之事若因違而以漏泄者斬之破敵先擄掠者斬之入敵境同凡隱欺破虜所收獲及吏士身死有欺隱其資物兼違令不收恤者斬之違總帥一時之令者斬之

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七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二十八

訓兵

訓兵

孫子曰言不相聞故為鼓鐸視不相見故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

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紛紛紜紜闘亂而不可亂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閒之紛紛旌旗翻轉一合一離士卒進退或往或來視之若擾觀之若亂然其法令素定度職分明各有分數擾而不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車騎齊轉也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渾渾車輪轉行沌沌步騎奔馳視其形陣縱横圓而不方然其指趣各有所應故王子曰將欲內明而外暗內理而外渾示敵之輕巳者也渾音分本切沌徒損切

周禮曰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軍禮之別有五大師之禮用衆也用其義勇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所以憂民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古者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也大役之禮

任衆也（築宮邑所以事民力强弱也）大封之禮合衆也（正封疆溝洫之固所以合聚其民也）

又曰夏官大司馬之職掌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如振旅羣吏撰車徒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如振旅辨旗物之用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遂以狩田師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師有功則左執律

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

左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

又曰楚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蔿賈不賀曰子玉剛而無禮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

又曰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陣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

又曰宣子曰我若受秦則賓也不受冦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冦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刳首

又曰宣榭火宣榭講武室也

論語曰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可就兵攻戰也

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後漢書曰靈帝時望氣以為京師有大兵兩宫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宕說何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四方進以為然入言之于帝于是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建十二重五采華蓋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使進領兵屯於觀下置西園八校尉袁紹曹操等為之

唐書曰太宗初即位突厥入寇欲諸軍皆習騎射每退即引諸衛將習射於顯德殿庭謂將軍已下曰古突厥

與中國更有盛衰若軒轅善用五兵即能北逐獯虜周宣驅駕方召亦能制勝太原下至漢晉之君洎于隋代不使兵士素習干戈突厥來侵莫能抗禦遣中國生民塗炭于寇手我今不使汝等穿地築苑造諸淫費農民恣令逸樂兵士唯習弓馬若無賊來我則為汝博士教汝等武藝優長若有賊來我則為汝將帥令汝等鬬戰亦望使汝等前無橫敵於是日引數百人於殿庭教射太宗親自令試每坐或至午時射中者隨賞弓刀布帛

統帥加上考朝臣咸諫云不宜引畀賊之人挾弧矢於軒陛之側上曰率土之内皆吾臣子我所恨不能將我心遍置人腹中豈有相疑之道哉由是一二年閒兵士盡便弓矢焉

又曰李抱真領澤潞觀察留後抱真密揣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衝是時承戰餘之地土瘠賦重人益困無以養軍士乃籍户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及期

按簿而徵之明試以示賞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内之衆得精卒二萬人旣不費廩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稱昭義步兵冠諸軍

又曰德宗即位以馬燧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度支營田使當是時太原承鮑防敗軍之後兵甲寡弱騎士少燧乃悉召將吏牧馬廝役得千數人悉補騎卒教之數月皆為精騎造甲者必令長短三等稱士

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以象狻猊列戟於後行則載兵甲止則為營陣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居一年陳兵三萬開廣塲以習戰陣教其進退

古司馬兵法曰凡戰非陣之難使人可陣難非可使陣難使可用難使人盡心効力用必勝也非知之難行之難教習使人知進退之便左右之利自事事行之者難

又曰天子之義必純取於天地而觀於先聖天子奉天地之道調和陰陽四時之氣順先王之法度也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臣

士庶必從父母之教君長之命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雖有明君士不教習不可以受敵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經綸使不相凌德義不相踰材藝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意和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治國以仁德軍士以勇義德以從化義以法斷以國容入軍則軍敗以軍容入國則國亂

吳起教戰法曰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為謀士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戢陣三鼓趣食四鼓辨列五鼓就

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六韜曰教戰之法必明告吏士三令五申教其操兵起居進止旌旗指麾陣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列而合之繩而解之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宜無絶人馬之力令吏士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之衆大戰之法百萬之師故能成大功也

衛公兵法曰諸兵士將戰身貌尫弱不勝衣甲及戎具所施理須簡取强兵并令試練器仗兵須徹扎陷堅皆須取甲令試 所射然始取中

又曰每營中兩廂置土馬十二疋大小如常馬真鞍令士卒擐甲胄橐弓矢橐音高 佩刀劒持矛楯左右上下以便習事

又教旗法曰凡教旗于平原曠野登高遠視處大將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一十二面角一十二具左右各

樹五色旗六纛居前列旗節次之左右衛官駐隊如偃月形為後騎下臨平野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乃命諸將分為左右皆去兵刃精新甲冑幡幟分為左右廂各以兵馬使為長班布其次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以長參短以短參長廻軍轉陣以後為前以前為後進無奔迸退無趣走以正合以奇勝以聽以觀乍合乍離於是三令五申白旗點鼓音動則左右廂齊合朱旗點角音動則左右廂齊離離之與合皆

不離中央之地左廂陽向西旋右廂陰向東旋左右皆復本初白旗掉鼓音動左右各雲蒸鳥散彌川絡野然不失隊伍之疎密朱旗掉角音動左右各復本初前後左右無差尺寸散則發天聚則法地如此三合而三離三聚而三散不如法者吏士之罪從軍令於是大將軍出五采旗一十二口各樹於左右廂陣前每旗命壯勇士五十人守旗選壯勇五十人奪旗左廂奪右右廂奪左鼓音動而奪角音動而止得旗者勝失旗者負勝賞

而負罰離合之勢聚散之形勝負之理賞罰之信因是而教之

太白陰經曰春秋末並為戰國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以相誇視而秦更名為角抵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春蒐秋獮振旅理兵所以不忘戰今邊軍更名曰教旗使士卒識金鼓別旗幟任行列知部分一軍之節制也

又曰古之諸侯畋獵者為田除害也上所以供承宗廟

下所以嫺習武事太古之時人食禽獸之肉坐其皮後代之人浸多時禽獸寡少衣食不足於是神農教其植穀導以紡績自是之後禽獸復盈山林下平土害禾稼為人所害於是王公秋冬無事畋獵嫺習兵革奮揚威武以戒非常季冬之月臘日陰用事萬物畢成蟄蟲已伏乃具卒乘從禽於山澤以教部分進退之儀一人守圍地三尺十二時守三萬六千尺積尺得六千部積部得十五里餘六十部圍中徑闊得地五里餘二十部以

左右決勝將軍為交頭其決勝左右將各主士伍為行列皆以金鼓旌旗為節制其初起圍張翼隨山林地勢無近遠部分其合圍地虞候先擇定訖以善弧矢者為圍中騎其歩卒搶旗幡守圍者漏禽獸坐守圍之吏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觀進止

管子曰涼風至而白露下天子命左右司馬令組甲厲衆士

商君書曰民之見戰如餓狼之見兎則民可以用矣

呂氏春秋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可以勝人之厚祿教練卒攻罷民（罷與疲同）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才離散係絫（音累）可以勝人之行陳（陳與陣同）整齊鉏耰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於惡劍無擇為是鬬因用惡劍則不可簡選精良兵械鋒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為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午猶欲劍之利也（陳午齊人慶忌吳公子二人皆勇有健力）簡選精良兵械銛利令

將將之有以王者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閭是也

又曰故形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將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

又曰闔閭試其民於五湖劒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勾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賞罰充實也

鄴城故事曰凌霄觀按石季龍永和三年命其子石宣

祈于山川因而遊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六十有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後宫昇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

文選曰三令五申教達禁戒

謝承與步子山書曰示攻戰進取之方教進退疾徐之節

劉向别傳曰蹵鞠者傳言黄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

蹴音沓鞠兵勢所以陳之知武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習也

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八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二十九

軍制 偏將

軍制

禮記曰六十不預服戎師出不踰時為怨思也踰時即內有怨女外有曠夫

周禮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鄭玄曰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

後漢書光武紀曰建武元年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筭九十復甲卒張晏注曰復甲卒不預革車之賦也

白虎通曰王命法三十受兵六十歸兵國有三軍所以備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云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為五人為伍五伍為兩

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不以自足故復加五千人因法月數月羣陰之長也十二月足以窮盡陰陽備物成功萬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天下太平

穀梁傳曰天子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

軍諸侯所以一軍者何諸侯藩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也

淮南子曰季武子為三軍為作也武子魯卿季文子之子季孫宿也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武子欲專公政故欲益中軍為三三家各有其一事在魯襄公十一年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師謂六軍之衆公謂諸侯為王卿士者為元帥也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元侯大國之君師三軍之衆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無軍無三軍也若元侯有事則命卿帥其所教武衛之士以佐元侯禮所云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謂以賦出軍從征伐贊佐治也自伯子

男有大夫無卿無卿無命卿也王制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也帥賦以從諸侯賦國中出兵車甲士以從大國諸侯是以上能征下無姦慝征正慝惡今我小侯也言小侯削弱之日久矣處大國之間大國齊楚也繕貢賦以供從猶懼有討猶懼以不給見誅討若為元侯之所為之所為謂作三軍元侯所為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中者明已有上下軍自是齊楚代討於魯代更襄昭皆如楚襄公昭公如楚朝事楚也

穰苴兵法曰五人為伍十五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人隊餘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

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為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一百七十五分為八陣六陣各有一千九十四人六陣各減一人以為二陣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凡兵者有四正四奇或合而為一或離而為八陣故以正合以奇勝

通典曰每軍大將一人別奏八人傔十六人副二人分掌軍務奏傔減大將半判官二人典軍四人總管四人二主左右虞候二主左右押衙傔各五人在衙

官子將八人（委其分行陣辨金鼓及部署傔各二人）執鼓十二人吹角十二人司兵司倉司驛司胄城局各一人每隊五十人押官一人隊頭一人副二人旗頭一人副二人火長五人（六分支甲四分支戰袍一分支鎗）

又周禮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有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

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按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四兩為卒百人也五卒為旅五百人五旅為師二千五百人五師為軍一萬二千五百人萬二千象十有二月五百象閏

管子謂齊桓公曰欲正卒伍修兵甲則大國亦將為之君若有征戰之事則小國有守圉之備矣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屬不顯習於兵事故曰事有所隱軍陣屬之田獵故有所屬公作内政而屬軍令焉三分齊國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之里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為君鄉有行伍卒長則有制令且以田獵因以

賞罰（因田獵之功過期行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於是乃制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國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屬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理兵（順殺氣因理兵）是故卒伍定於里軍政定於郊內教既

戍令不遷徙故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受少同居長同遊祭祀同福死喪相恤災禍同憂居處同樂行作同和哭泣同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相親晝戰則其目相見足以相識歡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横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

又曰凡立軍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伍人為列列有頭二列為火十人有長立火字五火為隊五十人有頭

二隊為官百人立長　二官為曲二百人立候　二曲為部四百人立司馬　二部為校八百人立尉　二校為裨千六百人立將軍　二裨為軍三千二百人有將軍副將軍

唐書曰高祖起義兵命太宗將兵徇西河郡下之癸巳建大將軍府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具設官屬始置三軍分為左右以公子建成為隴西公左領大都督左三軍將軍悉隷焉命太宗為燉煌公右領大都督右三軍將軍悉隷焉開倉庫以賑窮乏遠近嚮應

又高祖二年秋七月壬申詔曰天生五材百物資其器用武有七德撥亂所以定功故黄帝垂裳尚有阪泉之戰放勲光宅猶稱丹浦之師禁暴安人率由茲道創業垂統莫此為先以是周置六軍毎習蒐狩漢增八校畢選勇能故化行九有威震百蠻奸宄不興虔劉息志季葉淩替軍政湮亡卒伍不修旌旗舛雜部伍符籍空有調發之名竟無討襲之用遂使夷狄放命盜賊交侵爭戰多虞黙黎殄喪朕受天明命撫有萬方爰自義師克

成帝業至如超乘之士莫匪百金彀騎之材豈唯七萃
今雖關塞寧謐荒裔肅清伊洛猶蕪江湖尚梗役車未
息戎馬載馳武備之方猶宜精練所以各因部校序其
統屬改授旗鼓創造徽章取象天官定其名號庶使前
矛後勁類别區分玉帳絳宫威徳充備蹈兹湯火譬彼
椒蘭大定戎衣止戈斯在於是置十二軍分關内諸府
以隷焉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
玄武軍醴泉道為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

騎官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幽州道為招揺軍西麟道為苑游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宣州道為天節軍時高祖以天下未定實資武力將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故出此制也每軍一人副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為之督以耕戰之務自是士馬精強無敵於天下矣

五代周史曰顯德初世宗自高平還乃大閲武士帝親臨之帝自高平之役覩諸軍未甚嚴整遂有退却至是命太祖皇帝一槩簡閲選武藝超絶者署為殿前諸班

因是有散員散指揮内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復
命總戎者自龍捷虎捷以降一一選之老弱羸小者去
之軍士步伍無不精當由是兵甲之盛近代無比

偏將

尚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左傳曰趙朔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趙穿為上軍大
夫荀息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

又晉侯請於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

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

又楚子北師次於延沈尹將中軍子西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西河而歸

又魯宣公十年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

公羊傳曰秋衛師入盛𦤎為或言師師或不言師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

論語曰王孫賈治軍旅奚其喪衛靈公之無道得賈尚不喪也

史記項羽本紀曰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
又項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因以為上將項羽為魯公范增為末將
又灌嬰傳曰嬰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注云特一之將
後漢書西域傳曰大秦國一名犂鞬所治城周百餘里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
晉書曰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

美聲音少為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

江夏西部都尉

又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閤之下侍衛者

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田漁廢政常欲夜出軍司徐徹執

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出將軍之安危亦

國之安危也徹今日若死此門乃開祜改容謝之蓋此

後稀出矣

又吳彥為小將吳大司馬陸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

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佯狂拔刀跳躍來坐諸將皆懼而走惟彥不動舉几拒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

又天文志曰太白為上將羽林為中軍

又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府也一曰上將建武威二曰次將尚書中書司吏賞功也

又郎將位北主閱旗所以為武備也

又畢八星主邊兵戈其大星一曰天高二曰邊將

又參白獸之體其中三星横列三將也北曰左眉主左

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故皇帝占參應七將七將大天下兵精

又南三星騎陣將軍騎將也南三星車騎車騎之中將也

又狼一星在東南狼為野將主侵掠也色有常欲不動也

後周書曰賀拔岳事爾朱榮以定策功授前將軍時万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朝廷深以為憂榮將岳討

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擁秦隴之兵足為勍敵若岳
往而無功罪立至假使克定恐讒愬生焉勝曰汝欲何
計自安岳曰請爾朱氏一人為元帥岳副帥之則可矣
勝以為然乃請於榮榮大悅即以天光為雍州刺史以
岳為衛將軍左都督

隋書曰大業九年徵天下兵募民為驍果置折衝果毅
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領驍果

唐書曰李質者汴之牙將李岕既為留後倚質為心腹

及朝廷以夵為郡守夵志邀節鉞質勸不從會夵疽發質乃與監軍姚文壽謀斬夵傳首京師有詔以韓充鎮汴充未至質權知軍州事使衙兵二千人皆日給酒食物力為之損屈充將至質曰若韓公始至頓去二千人日膳人情必大去若不除之後必無繼斷不可留此獘以遺吾師遂處分停日膳而後迎充

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九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三十

練士　兵衆

隊伍

練士

通典搜才凡為將統戎在知士之器局當設科目差等優異應機而任以收其效曰選士之

科沉謀密畧出人者詞辯縱横能移奪人之性情堪辯說者能往來聽言語覽視四方之事軍中之情偽日列於前者能得敵人之主佐門廬請謁之情堪間諜者能知山川險易行止形勢利害遠近井泉水草逕路迂直堪鄉導者巧思出人製造五兵及攻守器械者引彊徹扎戈鋋劒戟便於利用挺身捕虜搴旂斬將堪陷陣者趫揵若飛踰越城塹出入無形堪窺覘者往返三百里不及暮至者破格舒鈎或負六百斤行五十步四百

斥行百步者推步五行瞻風雲氣候轉式多言天道詭說陰陽者此雖非兵家本事所要資權譎以取勝耳罪犯者父子兄弟破執讐者貧窮忿怒將欲快其志者故贅聟入虜欲昭迹揚名者

長短經曰夫王者帥師必練簡英雄知士高下因能授職各取所長為其股肱羽翼以伸威神然後萬事畢矣腹心一人主理繁應卒揆天消變揔攬計謀保國全命者也謀士五人主國安危謀慮未然論才能明賞罰受官位決嫌疑定可否者也天文三人主占星歷候風氣理時日考効驗占災異知天心去就者也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遠近險易水涸山阻而不失地利者也兵

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練簡兵器凡軍陣所用利于兵法者也通粮四人主廣飲食
家蓄積通粮道致五穀令三軍不乏食用也奮威四人主擇才士諭兵馬風流電掣不識所由奇
狀也鼓旗三人主佐旗鼓傳宣號令倏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出術節任重持難
修溝壍治壁壘回轉守禦者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集會術數周流並會應待賓客議論談語爭
息結解也權士三人主奇譎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也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語
覘視四方之事軍中之情偽日列於前也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厲三軍冒難死攻正令三軍勇猛也
羽翼四人主飛名譽震遠近動移四境以弱敵之心也游士八人主伺徼祥候開
闔視敵人為諜者也偉士二人主為諸詐依托鬼神以惑敵心法算二人主計會三

軍令理萬物也方士二人主為藥以全傷病也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一為卒名曰冒將之士有勃氣壯勇强暴者聚一為卒名曰陷陣之士有學於長劍彫弧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銳奇之士有破格舒鉤强梁多力能潰破金鼓絶滅旂旌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冠兵之士有故王臣失勢欲復見其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鬭之士有死事之人昆弟為其將報讐者聚為一卒名曰死貴之士有貧窮忿怒將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故贅壻入虜

欲昭迹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厲頓之士有辯言巧辭善毀譽者聚為一卒名曰間諜飛言弱敵之士有故𪷓厲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才伎過人能負重行百里者聚為一卒名曰待令之士夫卒强將弱曰阤音豕吏强卒弱曰陷兵無選鋒曰北必然之勢矣故曰兵衆勢强士卒熟練知之者勝不知之者不勝不可忽也

兵衆

書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於商郊

又曰用咸戒於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凖人綴衣虎賁

詩曰予王之爪牙予王之爪士

周禮曰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

左傳曰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

又曰組甲三千被練三百

史記曰蘇秦說惠王曰以韓卒之勇被堅甲帶利劍一人當百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為天下笑

漢書晁錯云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以衆寡計之以十擊一之術也

後漢書光武紀曰伯升拔宛已三日而世祖尚未知乃偽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尋邑得之不憙諸將既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

後漢書曰光武起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王莽時哀章所獻金匱圖有王尋姓名王邑王商子於莽為從父兄弟也將甲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五月到潁川復與嚴尤陳茂合潁川郡今洛州陽翟縣也

又曰王元説隗囂曰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按秦舊迹表裏河山秦外山而內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

又曰河南賊張步據齊地耿弇討敗之步肉袒負斧鑕於軍門鑕鍖也示必死鍖音竹林反弇傳步詣行在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弇凡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齊地悉平

又曰建安中劉表為荆州牧（即今江陵郡也）𤣥德時在荆州衆力尚少諸葛亮曰荆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即人心不悦凡有游户皆使自實因録以一衆可也𤣥德用其計故表衆遂強其後表幼子琮乃以州衆附於曹操

又曰百官志云鄴從武賁比二百石

東觀漢記曰上賜馮異璽書曰閫吏士精鋭水火不避購賞之士必不令將軍負丹書失斷金也

魏志曰張繡反魏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典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左右死傷者畧盡

晉書曰桓玄使陶謙屯覆舟山劉毅至蔣山裕棄弱登山多張旂幟玄不知測裕與毅分為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謙等諸軍一時奔散裕則劉裕也

又職官志曰左衛將軍領雄渠武賁右衛將軍領飛武賁

又天文志曰武賁一星在太微西蕃北下名南静室旄頭之騎官也

徐爰宋書曰衆推高祖為盟主移檄京邑遇吴甫之者驍將也其兵甚鋭高祖躬執長刀徑入其陣衆皆披靡甫之進至羅洛橋高祖望賊旂鼓誓衆馳進挺劒指麾先爗如電將士皆莫敢仰視但馮神武爭為先登殊死戰無不一當百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陳安奔隴城前趙將劉貢馳將

追之石虎止貢曰窮寇歸兵不可迫也我士卒連勝皆已怠矣以驕怠之卒當致死之衆恐無萬全之利貢曰不然彼鋭氣盡矣衆心畢沮人懐苟免莫有鬬志我卒乘猛氣甚盛皆一當十豈彼沮喪之餘所能抗者乃躬先士卒戰輙敗之遂圍安於隴城

又曰定陽人梁犢因怨趙也謀兵東還犢自稱大將軍率衆攻下辨尅之犢軍人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無兵

甲惟用大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

後魏書曰趙燕鳳嘗使於苻堅曰彼國人馬實為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百萬疋堅曰卿言人衆可爾説馬太多是虛辭耳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畧為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之猶尚未盡堅厚加贈遺

又曰宋遣沈攸之吳憘公領卒數萬從泝清而進欲援下邳尉元遣孔伯恭率步騎一萬以拒之并以攸之前敗軍

人傷殘手足瘃瘃膝行者盡送令還

又官氏志曰太和中定品令有戰盾武賁將軍有募員武賁將軍有高車武賁將軍

又曰河北賊葛榮為魏將爾朱榮所擒餘衆悉降以賊徒既衆若即分部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普告聽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說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以時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使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

其處分幾速

三國典畧曰凡諸部曲平使招攜赴投戎行前後行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

文選曰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

又曰士馬精研

陸士衡辨亡論曰於是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

又曰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

又曰孫子荆為石仲容與孫皓書曰今百僚濟濟俊乂盈庭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强六軍精練

隊伍

太白陰經曰陽隊起一至九陰隊起九至一隊有五十人五人火長五九不失四十五人之數卒間容卒相去二步隊間容隊相去一十八前後十步隊其前後相去亦如之黄帝曰車間容車隊間容隊曲間容曲是也

衛公兵法曰諸道狹不可並行者即第一戰鋒隊為首

其次右戰隊次之其次左戰隊次之其次右駐隊次之其次左駐隊次之若道平川闊可以並行者宜作統法每統戰之銃隊居前兩戰並行次之又兩駐隊並行次之餘統准此若更堪齊頭行者每統五隊横列齊行後統次之如每統三百人簡取二百五十分為五隊第一隊押戰鋒第二隊為主隊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其下等五十人為輜重隊别著隊頭一人每戰日守輜重遥為聲援若兵數更多皆類此諸將軍折衝果毅必須排

定隊伍每引行發營須依次第戰日有罪須罰有功須賞依名排次甚爲省易不然推逐稍難爭競不定

又曰每隊各給一旂行則引隊住則立於隊前大總管及副總管則立十旂以上副總管則立四旂以上行則前住則立於帳側統頭亦别給異色旂擬臨陣之時辨其進退駐隊等旂别樣别造另引輜重各令本營行隊識認此旂諸軍相去既遠語聲難徹走馬報又勞煩故建幟用爲節度旂方面旂舉當方面兵急須裝束旂向

前亞方面兵急須進旂三豎即住旂卧即為審細看大將所舉之旂大將方面旂東方碧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專看方色亞處即是其方賊來便須禦捍攻擊

又曰諸軍將戰每營跳盪隊馬軍隊奇兵隊戰鋒隊駐隊等分折為五等當軍各令一官押令出戰之時先用集等兵戰鬬如更須兵以次更須某等兵用盡當營輜重隊不得輙用亦各一官人押令使壁壘各令行其部伍不使紛雜自餘節度一依横陣

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九